

外国影片研究丛书

风雪黄昏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2 北京

小说译自岩波文库本 1981 年 2 月第 29 版

《風立ちぬ・美しき村》一书

电影剧本译自日本《キネマ旬报》1976 年 8 月下旬号

内 容 说 明

本书为“外国影片研究丛书”之八，收集了日本著名小说家堀辰雄的代表作短篇小说《风雪黄昏》，以及据此改编的电影剧本。

小说描写了男女主人公达郎和节子纯洁的爱情，节子得了肺结核，疗养无效而死。作者以回忆的笔法，细致地描写了两人的相爱过程和心理活动。人物性格鲜明，心理描写入理入微。

故事发生在三十年代末，而电影剧本则把故事移至四十年代初，把主人公的命运同法西斯侵略战争联系起来，并且大大增加了出场人物，从而反映了同时代的众多青年的遭遇。改编者统摄原作精神，作了大胆的再创造。

风 雪 黄 昏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4 $\frac{1}{2}$ 插页：2 字数：80,000

1982年12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统一书号：8061·1892

定价：0.56 元

目 次

- 风雪黄昏(短篇小说)〔日〕堀 辰雄著 (1)
李 正 伦译
- 风雪黄昏(电影文学剧本) 〔日〕堀 辰雄原作 (65)
宫内妇贵子改编
若 杉 光 夫 导演
李 正 伦 译

风 雪 黄 昏

(短篇小说)

[日]堀 辰雄 著

李 正 伦 译

序 曲

在夏天的那些日子里，你站在那白茅繁茂的草地上热心写生的时候，我总是躺在近处的唯一的一棵白桦树的树荫里。到了傍晚，你画完了，来到我身旁，我们总是彼此搂肩搭背地呆一会儿，眺望远处深红色边缘的、不停翻腾的积乱云覆盖下的地平线。似乎从那垂暮时分的地平线上正在升起一个什么东西……

就在这样的日子的一个下午，那已经是快到秋季了，你开始动笔画那幅画的。画架也不收起来，我们就躺在那白桦树的树荫里大嚼水果。象流沙一样的云，在天空中轻轻流动。就在这时，突然不知从哪个方向刮起了风，在我们头顶上透过枝叶窥视我们的蓝天，忽大忽小。几乎与此同时，我们听到什么东西扑通一声倒在草丛里，大概是一直放在那里的那幅画和画架一起倒地的声音。你马上就要起身去看，我却生怕刹那间会失掉什么似的，不顾一切地把你拉住，不让你离开我身边。你也就顺从了我，没有动。

迎风起舞

我把胳膊搭在你偎倚在我身旁的肩上，嘴里反复地吟诵了这脱口而出的诗句。过了一阵，你才决心挣脱开我，站起来走去。还没有干透的画布，因为一直贴在草上，所以粘上了许多草叶。你把它重新放到画架上，用调色刀很费劲儿地刮那些草叶。你边刮边说：

“糟糕！如果爸爸看到这些地方搞成这样……”

你扭头朝我看了看，神秘地笑了。

一天早晨我们在森林里徘徊漫步的时候，你突然说：

“再过两三天爸爸就到啦。”

我忽然莫名其妙地很不高兴，沉默不语。而你呢，看着我这副神态，用稍带沙哑的调子问道：

“那样一来，我们就再也不能这样散步了吧？”

“不管什么样的散步，只要想，当然能。”

我似乎仍然不高兴，我也感到你用那多少有些担心的目光看着我，不过我却没有在意，而是被我们头上树梢突然沙沙作响的声音吸引了注意力。

“爸爸很不愿意让我离开他呢。”

我终于以焦躁不安的神态瞧了瞧你说：

“那么，我们这就分手啦？”

你却说：

“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看样子你在尽力表现出很想得开似地强作笑脸。啊，可那

时你的脸色，甚至你的嘴唇，却是多么苍白呀！

“为什么变得这样了呢？看起来她本来把什么都交给了我似的……”我显出想起来都心烦的样子。当渐渐走到树根裸露的狭窄山径的时候，我让你走在前面，我却只能步履艰难地跟着走了。这一带树木很多，空气凉爽清澈，到处都有沼泽。突然我头脑里闪出了这样一个念头：你对我这个今年夏天才偶然相逢的人如此温柔，那么，你对你的父亲，以及包括你父亲在内经常支配你一切的人，是不是更会是百依百顺呢？……”节子，假如你是这样的人，我就更喜欢你了。我到了对未来的生活有些把握的时候，我就一定到你家去求婚，在这之前，你就象现在这样，在你父亲眼前呆着倒好……”我把这话说给自己听，同时也好象征求你同意似的，突然握住了你的手。而你却始终让我握着你的手，不抽回去。后来，我们俩就手拉着手停在一个沼泽前，沉默不语，黯然神伤，站在那没脚面的草丛里，呆呆地注视着生长在沼底的羊齿植物。日光好不容易从枝桠无数的矮小灌木丛中钻出来，照在沼泽底的羊齿植物上，形成斑斑驳驳的光点。但太阳透过那些繁枝密叶之后已经余光无多，那光点若隐若现。微风吹来，枝桠沙沙作响。

两三天之后的一个傍晚，我在食堂里看到你和前来接你的父亲一起吃饭。你背向着我，好象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这时我从你的态度和举止上看出，原来你在父亲跟前是个非常随便的小姑娘一般的人。

“假如我叫她的名字……”我自言自语地说，“她大概会满不在乎，连理也不理吧？简直就象我根本没有招呼她似的……”

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百无聊赖地出去散步，回来以后还在阒无人声的旅馆院子里徘徊良久。山百合发出幽香，我呆呆地望着旅馆里仍有两三个没有熄灯的窗户。这时阵阵轻雾袭来。那开着灯的窗户仿佛害怕这轻雾，一个接一个地熄了灯。我刚

以为这下子旅馆里一定一片漆黑呢，可是却听得咯吱一响，一扇窗户轻轻地打开了。只见一个仿佛穿着蔷薇色睡衣的年轻姑娘，凭窗而立。原来那就是你……

你们走了之后，我每天每日一直心里发闷，直到现在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那似乎带有感伤情调的幸福。

我成天关在旅馆里，当然也把你在这里时荒疏下来的工作捡起来了。连我自己都没想到，我居然能够平静下来埋头于这项工作。在这期间，一切都在季节的转换中过去了。在我也即将离去的前一天，我从旅馆出来做了一次中断已久的散步。

秋天的树林显得异常凋零，面目全非了。透过只有少许树叶尚未辞枝的树木，望得见遥远的前方人去楼空的别墅的阳台。菌类的泥土气息夹杂着败叶的霉味。象这样几乎从来没想到的季节的推移——和你分手之后，不知不觉日子过得这般快，的确使我产生了神秘的感觉。我在心灵的某处，还坚决相信：这不过是和你暂时分手而已，因此，连这样的时间推移，我都以为和过去相比是不是有了截然不同的意义？当我意识到它的时候，也就立刻明白了。可是在此以前我一直是茫然的。

十几分钟之后，树林到了尽头，突然豁然开朗，从这里望到遥远的地平线，我走进了长满白茅的一望无边的草原。我躺在近旁一棵叶子已经开始发黄的白桦树的树荫里。这里，就是这年夏天我每天总是象现在这样躺在草地上望着你画画的地方。那时候，几乎总是被乱云挡住的地平线，现在却是秋风摇曳着白茅的雪白穗子，一直伸展到不知名的遥远的山边，而那山的轮廓如今一个一个看得清清楚楚了。

我凝视着远山，甚至把它的形象全部记在脑海里，就在这时候，才终于领悟到，大自然对我曾经给予多大的眷顾。这一点，过去一直是潜藏于内心深处的，而现在却渐渐而明确地意识到了。

春

已经是三月了。一天下午，我象往常一样，悠哉游哉地出去散步，就象顺便似地到节子的家去了一下。一进门，只见节子的父亲戴着一顶干体力活的人常戴的那种麦秸编的大草帽，一只手拿着果树剪，站在门旁的树丛里修剪树枝。我一认出是他，就象孩子一样，立刻拨开树枝走到他跟前。三言两语的寒暄之后，我就好奇地望着他干活。我刚钻进树丛，立刻就看到这里那里的小枝上一些不知名的白色小东西闪闪发光。原来那都是花蕾。……

“她最近好象比以前精神多啦。”父亲突然扭过脸跟我说起节子。那时，我和节子刚刚订婚不久。

“等她精神再稍好些，让她疗养一下你看怎么样？”

“那……大概行吧……”我一边对眼前带亮光的一个花蕾非常注意地看着，一边结结巴巴地回答。

“究竟什么地方好，最近我也开始物色了……”父亲对于我心不在焉的回答毫未介意，他接着说。“节子说她不知道疗养院究竟如何，听说你和那位院长很熟。”

“对。”我心不在焉地答应了一声，好不容易把方才找到的那长着白色花蕾的小枝拉到手。

“可是，她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那儿行吗？”

“听说都是一个人住在那里的呀。”

“她可是很不愿意一个人呆在那儿呢！”

父亲露出很为难的样子。不过他却没看我的反应，把眼前的一根树枝使劲剪了下来。我一看这种情景，终于忍不住开口

说话了，我觉得父亲是在等待我说这句话的。

“如果需要的话，我就和她一同去也可以，因为我估计，现在手头的工作在动身之前正好能赶完。”

我说着话，把刚才揽到手里的那树枝松开。同时我看到父亲的脸色突然显出高兴的样子。

“要是你愿意照顾她，那是最好不过的了……不过那可太对不住你啦……”

“不客气，对我来说，住在那样的山里也许能更好地干点工作……”

然后，我们谈了那疗养院所在地的山区情况。不知不觉我们把话题转到他现在莳弄的这些树上来。我们两个人彼此感到互相给予的同情，甚至使这不着边际的话题也显得意趣盎然了。

“节子现在起来了么？”过了一会儿，我装作很随便地问了一句。

“啊，起来了吧……请吧，没关系，就从那儿往那边一拐……”

父亲用他那拿剪刀的手朝院子的木栅栏门指了指。我费劲地穿过那些花木丛，拉开被常春藤缠绕得开起来有些费力的木栅栏门，穿过院子走近她过去一直当作画室而今已是病房的那所厢房。

节子好象早就知道我已经来了，但是她似乎没有想到我会从院子穿过来。她睡衣外面披了一件色彩鲜艳的外套，躺在双人沙发上，手里摆弄着从来没有看见她戴过的一顶有细飘带的帽子。我隔着那扇玻璃门已经看到她这种仪态，慢慢地走近她。这时，她似乎也看清我已经进来了。她下意识地想站起来，刚要欠起身子，可是随即又躺了下去，脸向着我有些不好意思地微笑着，注视着我。

“起来啦？”我在门口处匆匆忙忙地边脱鞋边跟她说话。

“打算起来一下试试，可马上就觉得累了。”

她说着话把那顶并不想戴而只是拿在手里摆弄的帽子随便扔到身旁的梳妆台上。从那手势看出，她的确有些疲劳的样子。她连那里也扔不到，帽子掉在地板上了。我走上前去把帽子拾起来，当我蹲下身来的时候，我的头几乎碰到她的脚尖。我把帽子拿在手上也和她一样摆弄起来。

过了一会儿我才向她发问：“把这样的帽子拿出来做什么来着？”

“这种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戴它，还根本不知道呢。你说我爸爸怪不？他昨天给我买来的，说是预备……我爸爸多可笑？”

“这是爸爸挑的？你爸爸可真好。来，戴上它看看。”

我说着，就半开玩笑似地给她往头上戴。

“讨厌，别……”

她说了这么一句，好象心烦又象躲闪似地欠起身子。她话说得果断，面带病痛的微笑，仿佛突然想起来似的，用她那显然有几分消瘦的手拢了拢稍微零乱的头发。那下意识的动作，那出于自然的少女的手势，使我感到，好象要伸过手来给我以爱抚似的，突然使我呼吸急促，感受到一种富于刺激的魅力。于是我只好把视线避开……

过了一会儿，我把手里摆弄的那顶帽子轻轻放在梳妆台上，好象突然想起了什么似地沉默不语。当然，我也没有看她。

“你生气啦？”她忽然仰脸望着我，似乎很担心地问我。

“没有的事。”这时我才瞧了瞧她，这么回答了一句。然后，既非为了继续这个话题，也不是因为别的什么，突如其来地说：“方才爸爸说过了，你真打算去疗养院么？”

“呃，老这样下去，什么时候好也不知道，要是能及早治好，上哪儿去都行。可是……”

“怎么啦？你打算说什么呀？”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也好，你就说说看……你是无论如何也不肯说啦。那好，我就替你说了吧，你是要我和你一起去吧？”

“没那回事。”她马上想打断我的话。

可是我不管她，和开头的腔调有些不同，渐渐地认真起来，也就是用多少表现出不放心的腔调同她继续说下去。“……不，即使你说我不去也可以，我当然还是要和你同去。只是，我有这么个感觉使我放心不下……我和你订婚之前就曾梦想过，我们俩到一个清静的山里去，我和你这个可爱的姑娘过着只有我们两人、除你我之外别无他人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是不是很早以前就把我这个梦想跟你说说过？对，就是在那个山里的小木房子里跟你说的。你说，我们能不能在那山里住下来？那时，你不是还天真地笑了么？……说实在的，我想，这回你提出来要去疗养院，是不是你在不知不觉之中被我的话打动了……我说的对不对？”

她一直面露微笑，一声不响地听我说下去，这时她斩钉截铁地说：

“我早就不记得有这回事了。”随后倒象安慰我似地眨着眼睛看着我说：“你常常想起一些不着边际的事来……”

几分钟以后，我们好象什么事情都没有过似的，一起好奇地望着玻璃门外已经绿意很浓的草坪上飘动着的彩霞一般的游丝。

* * *

进了四月，看来节子的病渐渐地接近恢复期。这恢复越是进展缓慢，那么，朝恢复发展的这令人焦急的每一步，却越发使人觉得坚实可靠，甚至使我们感到难以言喻的高兴。

这种情况下的一天下午，我到她那里去，偏巧爸爸外出，节子一个人在病房里。那天，她情绪似乎很好，过去她几乎一直是穿着睡衣的，今天却换了一件蓝色的肥大的短外衫。我见她已经不穿睡衣了，就想无论如何把她拉到院子里来。院子里

微风时起，但是吹到脸上却是软绵绵的，令人感到舒适。她好象没有自信似地微笑着，勉强同意了。于是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走出玻璃门，迈着怯生生的步子来到草坪上。沿着树篱走去，只见长着许许多多的外国品种花木，叶子繁茂，枝桠交错，简直难以分辨哪一条枝子究竟是长在哪棵花木上的。繁茂的花丛上，到处都有白色、黄色、淡紫色的小蓓蕾，似乎马上就要竞相开放一般。我站在一丛花木跟前，突然想起那大概是去年秋天，我曾问过她而承她告诉过我的那种花。

“这是紫丁香吧？”我扭头看着她，半是发问的口气对她说。

“也许不是，我看一点儿也不象紫丁香。”她的手轻轻地扶在我的肩上，有些遗憾似地回答了我。

“哦……那就是说，你以前告诉我的是瞎说喽？”

“我可不是瞎说的，送这花的人是那么说的，……可那并不是什么太好的花。”

“怎么，就要开花的时候你才说出真情！这么说，那个也……”

我指着紧旁边的另一个花丛问道：“你跟我说那是什么来着？”

“是金雀儿？”她说着一掐了一枝。这回我们来到另一花丛前。

“这是地道的金雀儿呀。你看，有黄白两种花苞吧？爸爸说，这边儿的白的是珍品……爸爸很引以为自豪呢……”

我们谈着这些闲言碎语。节子的手一直扶在我的肩上。与其说她有些疲劳，倒不如说颇有些心荡神驰地靠着我。我们这样彼此无言地站了一会儿，就好象这样能够把这带有花香的人生尽可能留驻片刻似的。恰巧柔软的风从对面的树篱之间象被抑制着的呼吸一般吹了过来，吹到我们面前的花丛上，吹得那叶子微微地仰了仰，就置我们于不顾地飘然而过。

忽然，她用搭在我肩上的那只手捂住脸。这时我发觉，此

时此刻她的心脏远比往常跳得快。

“累啦？”我柔声地问她。

“不！”她小声地回答了一声。可是我的肩头渐渐感到她那慢慢地加于我的重量了。

“我身体如此羸弱，总觉得对不起你……”她小声地自言自语，与其说是我听到的，倒不如说是我这样感觉到的。

“你怎么不明白，你如此羸弱，倒比你这样更使我爱怜哪……”我迫不及待地暗自向她倾诉我这番心情，然而表面上却装作什么都没听见，停下步子，纹丝不动，一任她凭靠。可是这时她突然要离开我，仰起脸来，慢慢地把她的手从我的肩头拿开，并且说：

“不知道为什么，这阵子我是这么多愁善感。可是前不久我还是不管病多么严重，从来也没把它当回事……”她语声极低，好象是若断若续的自言自语。沉默令人担心地延长了这些话的含义。这时她忽然仰起脸来目不转睛地望着我，可是又马上低下头来，用有些激动的中音说：“我不知为什么忽然又想活下去了……”

然后她又用几乎听不见的小声补充了一句：“多亏了您……”

* * *

那是我们初次相逢之前两年的一个夏季，我突然脱口而出地吟诵：

青青芳草，迎风起舞。

从此以后，我就随随便便地爱哼哼它。可是自从我和她相逢之后，就一直把这句诗忘了，可现在它又使我回想起过去。那时，我们每天每日的生活是那么富有情趣、丰富多采，即使有时也有苦恼，然而却是十分愉快的。

我们开始为在这月的月底去八岳山麓疗养院做准备了。我抓住只有一面之交的疗养院院长常来东京的机会，请他在节子去那所疗养院之前诊了诊病状。

有一天，我好不容易把院长请到地处城郊的节子家里。他做了最基本的诊察之后说：“根本没什么不得了的。我看，只要耐着性子到山里呆个一两年就行啦。”他跟病人以及亲属们说完之后就匆匆忙忙地走了。我把院长送到车站，我是想，乘此机会请他谈一谈只能对我讲的关于节子的最准确的病情。

“不过，这话可不要对病人讲，我想过些日子跟她父亲详细谈一谈哪。”院长讲了这么一段开场白之后，有些为难似地对我相当详细地讲了节子的病情。我一直默默地倾听他的话，他注视着我的面孔，为我颇感遗憾似地说：“你的脸色也很不好啊，就便也给你治治吧。”

我从车站回来，又回到病房，只见节子躺在床上，她爸爸坐在她身旁，正在和她商量去疗养院的日程。我当然是阴沉沉的一副面孔参加了商谈。“可是……”过了一会儿，爸爸好象想起了什么事，站了起来说：“已经好到这个程度，即使仅仅在那里过一个夏季，不是也大有好处么？”看来，他很不了解节子的病，说了这么一句便走出病房了。

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两人，彼此不约而同地都沉默无言。这是个真正春天的傍晚，我早就觉得头有些痛，现在越来越厉害，我就悄悄地站了起来，走近玻璃门，打开一扇，把身子靠在那上边。连自己在想些什么都无从知道，只是茫然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暮霭茫茫笼罩着对面的花木丛，“阵阵幽香啊，那是什么花的香气啊……”我这样想着，两眼望着虚空。

“你在干什么哪？”

病人在我的背后用稍微嘶哑的声音问了一声。突如其来的发问，使我从仿佛麻痹的状态中清醒过来。我身子没有转过去，用好象仍在思考别的事情的调子，换句话说，虚应故事的

调子说：

“我想的是，你的事情啦，山里的事情啦，还有，在那里我们将要过的生活啦……”我断断续续地这样回答了她。可是，我说着这些话的时候，觉得这些事好象已经想过了。对，我觉得也想过这些问题：“到了那边，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事……不过，所谓人生，就象你以往经历过的一样，最好是把一切的一切听任它来安排倒好……如果那样，说不定它把我们没有向它索取的东西也给了我们……”连这些我都想到了，可是此时我却一点儿也没注意到，反而完全被看起来无所谓的一些枝节问题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我望着的庭园仍然有些亮。当我发觉回头一看时，原来屋子里已经完全昏暗下来。

“开灯好吗？”我清醒过来之后这么问。

“先别开吧……”她回答的声音比方才更嘶哑了。

我们良久无言。

“花的香味儿太浓了，我有些呼吸困难……”

“那么，把这也关上吧。”

我几乎是用悲怆的调子这么应答了一句，伸手握住门把手，把门关上。

“您……”她的腔调这回我听起来几乎是女中音。“您正在哭么？”

我吃了一惊，连忙扭过头对着她。

“我怎么能哭呢？你看我！”

可是她并没有从床上朝我这边看一眼。不过房间里已经暗下来，看不太清楚，她似乎是目不转睛地看着什么。我担心地顺着她的视线看去，只见她不过是凝视着虚空。

“方才院长说了些什么……我也明白……”

我想马上回答她，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悄悄地把门关好，尽力不让它发出响声，仍旧望着傍晚的庭园。